

# 书痴冯亦代印象记

■曹正文

“书痴”是冯亦代先生的自况。1995年，我写了一本书《珍藏的签名本》，交汉语大辞典出版社出版之前，我把书稿寄给了冯亦代先生，想听听他的指教。不久，我收到冯亦代先生为拙著写的一篇《书痴说书迷》的序言，他在序中说：“差不多我一生的历史和书分不开，书为我所钟爱，书也成了我不可须臾离开的友人。”

在未见冯先生之前，我就读过他著述的《书人书事》，还有由他任副主编的《读书》杂志。这本1979年创刊的《读书》，我每期必读，杂志内不仅有许多读书佳话与读书观感，还有冯亦代撰写和翻译的读书文章与对海外作品的介绍和评论，让我获益甚多。

1988年，我去北京，在三不老胡同的旧式里弄房子中找到了冯亦代先生的寓所，我在冯老的住房前有点惊愕，这位著名的编辑家、书评家，这位最早将海明威作品介绍到中国的大翻译家（他还翻译过毛姆、辛格、法斯特、尤利乌斯·霍华德的作品），怎么住这样的房子？我怀着疑惑，叩开了冯亦代先生的门。

门开了，站在我面前的冯老已70挂零，他身穿一件红色格子衬衫，外面是一件灰色的夹克衫。冯亦代满面红光，他带着微笑说：“米舒来了，欢迎欢迎。”说罢，把我引进他的书斋兼卧室。

我打量了一下房间，大约10多平方米，放了一张写字台，一排书橱，另一边是一张四尺半宽的床，这就是他自题的书斋“听风楼”。

冯亦代喝了一口茶说：“读书是一个人的天性使然。从我个人来说，一生都在淘书、读书、藏书、写书、编书……我曾把自己藏书的一部分捐给外文出版社的资料室；另一部分捐给北京一家残疾人工厂……我曾发誓决不藏书，但积习难改，你看我这屋子，又成了书天书地，我身外别无他物，引



1988年，本文作者在“听风楼”为冯亦代拍摄。

以为豪的是那些我喜欢的书，新买的书飘散着油墨的清香，旧藏的书则蕴含着潮霉的气息，这两种气味都是我爱嗅的。还有朋友的赠书，扉页上有他们的题字，更令我为之神往。”

冯亦代说到这里，又指了一下杂乱的屋子，我见除了书橱，在墙上还装了搁板，搁板上也放满了书，还有他的茶几上、他的床头，都是书，果然是个十足的“书痴”。

冯亦代23岁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当时读的是工商管理专业。他在念大二时结识了英文剧社的郑安娜，两人相识后便相恋。冯亦代说：“我走上翻译道路与安娜有关，她是英文天才，有这样的伴侣在身边，我不能不搞翻译。”

冯亦代25岁去了香港，当时见到了已经成名的戴望舒，戴望舒读了冯亦代的作品，就开导他：“你的散文写得不错，译文也可以，你应该把海明威写的《第五纵队》翻译给中国读者。”过了

几天，他们又见面了，冯亦代很想跟戴望舒学写诗，戴望舒笑了笑对冯亦代说：“写诗需要天赋与灵性，依我看你的文笔成不了诗人，写散文可以，做翻译家比较适合你。”

冯亦代说：“戴望舒说得对，我这个人天性不够浪漫，处事比较实在，成功的诗人是当不了的，我就听从了他的话，今后从事翻译事业吧。”

新中国成立后，冯先生先后任国际新闻局秘书长兼出版发行处处长，美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他说：“我当时主要的工作是任外文出版社出版部主任，英文版《中国文学》编辑部主任，这两个工作是把外国优秀的作品介绍到中国，将世界文学的精品让中国读者得以阅读，我想这个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的话题又落到《读书》这本杂志上，冯亦代从书架上取出一本1979年4月出版的《读书》

创刊号，他深情地回忆道：“1978年12月，酝酿很久的《读书》杂志在北京、上海召开了几次座谈会，当时陈原、范用与我参加了座谈会，听取了陈翰伯、钱锺书、费孝通、金克木、吕叔湘、黄裳、丁聪等著名学者、作家的建议，确定了办刊方向与风格。我原来写的‘海外书讯’改为‘西书拾锦’专栏，在《读书》杂志上连载，同时我与董鼎山、王章华恢复了通信，他们也将《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与《纽约书评》寄给我，让我有了写‘西书拾锦’的资料。每篇介绍外国作家的文字，都由丁聪画肖像，很受读者欢迎。”

我说：“我记得王蒙曾说：‘可以不读书，不可以不读《读书》。’”

冯亦代哈哈大笑：“这说明《读书》杂志在当时是很受欢迎的。这些年，杂志发表了许多思想解放、观点新颖、文采洋溢的好文章。‘人文精神、思想智慧’这一理念也一直在坚持着。”

我问冯亦代先生最近有什么新著，他说：“我正准备将发表的‘西书拾锦’修改后出版，我还计划将自己过去写的散文合起来出一本书。”冯亦代写的书话视野开阔、文笔流畅、语言精美、信息量大，很受读者欢迎。

我们的交谈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我还为他在书桌前拍了一张照片。冯老后来为我编的“读书乐”写了一篇文章《进入角色》，写他痴迷书香的情感，一册在手，废寝忘食，并深情地回忆了他常常在读书时进入角色，为书中人的潦倒而流泪。过了几年，冯老又送了我一本《听风楼读书记》的签名本，并在扉页上题字：“一旦你与书交了

朋友，她是永远不会嫌弃你的。”

20世纪90年代初，大约是1992年，文坛传来消息，说冯亦代与著名电影演员黄宗英恋爱了。当时我也颇为吃惊。我早就向黄宗英约过稿，她是位出色的表演艺术家，也是一位写作高手，她写的《小丫扛大旗》曾获众人关注，但我也不好意思向冯老打听。

1993年10月，80岁的冯亦代果然与68岁的黄宗英在北京三味书屋喜结良缘，一个独居三年的文学老人又有了幸福的开始。作家袁鹰还写了一首打油诗祝贺之：“白发映红颜，小妹成二嫂，静静港湾里，归隐书林好。”

冯亦代与黄宗英在北京住了一些岁月，后又双双移居上海，我便去淮海路的上方的花园拜访他们。

1995年，“二哥”冯亦代与“小妹”黄宗英在寓所中接待了我，两位老人都是满面笑容。冯亦代还笑呵呵地告诉我，他们相识于1940年代，在1993年结婚前，两人已通了50万字的情书，后来成为“双叶丛书”之一的《命运的分号》。

我打量着这对黄昏恋老人的生活，他们各自有一张写字台，在客厅中看电视、读书与聊天，其乐融融。我们谈了近两个小时，冯亦代谈他的编辑生涯，黄宗英谈她的从影生涯，也谈彼此相识的熟人与写作轶事，最后他们签名，送了我一册刚出版的《归隐书林》。

冯亦代婚后，中风过几次，幸亏黄宗英悉心照料，有几次病危，冯亦代都以顽强的意志与病魔对抗，在病中还写了一篇《难我不倒》的文章。婚后走过12个年头，冯亦代于2005年病逝，享年92岁。至今，92岁的黄宗英仍然在读书看报，也许“二哥”冯亦代写的书，她一直会读下去，因为它们留给了她无限温馨的回忆。

## 《题三义塔》

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战期间，日本学者西村真琴博士在上海闸北三义里收养了一只无家可归的鸽子（日本谓之堂鸠），后带回日本；这鸽子死后，埋在自家院子里，为之立了一块石碑；又画了一幅《小鸠三义图》，广征题咏。鲁迅为之作一七律，写成一长卷寄去：

奔霆飞焰歼人子，败井颓垣剩饿鸱。  
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  
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西村博士于上海战后得丧家之鸠，持归养之，初亦相安，而终化去，建塔以藏，且征题咏，率成一律，聊答退情云尔。  
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一日鲁迅并记

后来杨霁云编《集外集》时，请求鲁迅抄示其旧诗，鲁迅在杨霁云已搜集到的之外新提供了六首，其中就有这首《题三义塔》，但删去跋尾，另加了几句小序：

三义塔者，中国上海闸北三义里遗鸠埋骨之塔也，在日本，农人共建之。

## 鲁迅“一·二八”后的几首诗

■顾农

杨霁云即根据上引鲁迅来信（1934年12月29日）中所抄示者编入《集外集》。

日本军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但这不能由日本人民负责。鲁迅强烈要求抗日（“斗士诚坚共抗流”），同时始终对日本人民抱有友好的感情，并且相信中日两国会有友好相处的一天。

“偶值大心离火宅”是说那只鸽子的得救是一个很偶然的事件，西村博士具有“大心”即广博的同情心，爱护动物；但这对战争造成的败井颓垣又能有多少帮助呢。

“奔霆飞焰”的“焰”字，后来鲁迅抄给杨霁云时改用“燄”。“燄”也指火焰，但又带有闪动、迅疾的意思，用来形容战争中枪炮发出的火焰尤为切近。

### 《赠人二首》

明眸越女罢晨装，荷水荷风是旧乡。  
唱尽新词欢不见，早云如火扑晴江。  
秦女端容理玉笋，梁尘踊跃夜风轻。

须臾响急冰弦绝，但见奔星劲有声。

题作《赠人二首》的这两首七绝在鲁迅的旧体诗中颇引人注目，一则它们取材于当时上海滩上的歌女，而这是鲁迅较少涉及的领域；二是其发表的情形比较特别，似乎表明鲁迅对此二诗的重视。

“赠人”之人指日本友人森本清八——一家日本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的主任，他是通过内山完造结识鲁迅的。《鲁迅日记》1933年7月21日载：午后为森本清八写诗三幅，分别是“秦女端容”、“明眸越女”，又一幅录晋人顾恺之的诗。这三份手迹未见发表。

后来另有一些鲁迅本人提供的文本面世，例如写有“明眸越女”一首的手迹曾发表于《小说》半月刊第五期（1934年8月1日），这手迹当是鲁迅自己寄给《小说》编辑梁得所的；“秦女端容”一首见于致《集外集》编者杨霁云的信（1934年12月9日）中，并说明它同“明眸越女”那一首“是一起的”。于是这一组两首的诗一并收入

了《集外集》。

鲁迅在上海的生活几乎全是工作，偶有娱乐，无非是看看电影，其他就没有什么了。比较例外的一点是，在应友人之邀到比较高档的饭店酒楼用餐时，也听听歌女的演唱和器乐表演，或听别人谈起这方面的情形。据说侍女和艺人中颇有因战争、灾荒或其他不幸原因流落到上海的。鲁迅1932年底的《所闻》一诗云：“华灯照宴敞豪门，娇女严装侍玉樽，忽忆情亲焦土下，佯看罗袖掩啼痕。”这里的侍女现在在豪门里服务，即自有其不幸的原因。又《无题二首》其二云：“皓齿吴娃唱柳枝，酒阑人静暮春时。无端旧梦驱残醉，独对灯阴忆子规。”这里的“皓齿吴娃”同《赠人二首》其一里的“明眸越女”一样，都是被不幸的狂风吹到上海滩来的苦人，在她们的盛装歌舞背后，总有难以言说的辛酸。

表面的光鲜和内里的痛苦，鲁迅注意到这里的悖反，体现了他仁慈慈悲的胸怀。

在《鲁迅日记》中，“理玉笋”作“弄玉笋”，“夜风轻”作“夜风清”，“但见”作“独见”。鲁迅的旧体诗颇多异文，其中多数应当是出于鲁迅本人的修改，但也有情形比较复杂，例如也会有传抄排版之误等，很需要认真地汇校一番。